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三十二回 請客捐貲刁商後到 趁風縱火惡棍逞凶

卻說馮主事別了于伯集，便到督署辭行，制台送他程儀五十兩。馮主事意欲退還，覺得師生面上過不去，只得受下，登程之後，一路思量道：「這學堂雖有楊道台捐助三千金，其餘零碎湊集的不及二千，就是節省辦法，一萬多銀子，還不能照東洋的規模，買齊那些考驗的材料，應用的器具。只好暫請幾位中國好手，編些商業教科書，譯幾部東洋書籍，敷衍著辦起來便了，其它只得從緩改良。但是目下總得再籌二三千金，才能開辦這個局面。左思右想，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呀，有了！那孔老師雖然不肯出錢，他那句話倒是開我一條道路，就是商捐一節，卻還有些道理。我想我們濰縣，富商也還不少，他們歷年往城隍廟裡捐錢賽會，一年何止千金？那廟裡如何用得到這許多，定是幾個廟董侵吞了去的。我去找這幾個人，並且請齊了眾商家，把這事理論個明白。以前的縱然清不出來，只要把以後的歸並學堂裡，作為長年經費，不是一舉兩得麼？」主意定了，自己倒甚歡喜，因此不到省裡去了。那創辦學堂的稟帖，是上頭已經批准的，沒什麼顧慮，就一直回到濰縣，找著幾位紳士商量。濰縣的大紳士只一位姓劉的，是甲戌科進士，做過監察御史，告老回家的，年紀又尊，品望也好，人家都看重他。只是這位劉公有些怕事，輕易不肯替人家擔肩。其餘的幾位紳士，不過是舉人、稟生，都在馮主事之下，只因他們家裡田多有錢，人人看得起，故而能夠干預些地方上的公事。馮主事這回辦學堂，都已捐過他們，就是打在那雜湊項下算的。當下馮主事先到劉家去，不一定想捐他，原要合他商量那廟捐一節，不料劉御史劈面就給他個沒趣，道：「我們雖則知己，這樁事我卻很不佩服你。我生平最恨人家辦學堂，好好的子弟，把來送入學堂裡去，書也讀不成了，字也寫不來了，身上著件外國衣，頭上戴外國帽子，腳下蹬一雙皮靴，滿嘴裡說的鬼話，欺負人家不懂。我前月進省，才看見那種新鮮模樣兒，回來氣得要死。好笑我們省裡這位中丞，拿辦學堂當做正經，口口聲聲的勸人家開辦。彷彿聽見即墨縣進省見他，因為辦學堂不認真，大受申飭。如今即墨縣的學堂，一個月內已經辦好，請了一位監督，每月四十銀子薪水。幸而我們這位老父台，為人很好，不肯效尤，只作不知，也不進省去見他，合了我的脾胃。老弟，你想想，我們是八股場子中出來的人，豈可一朝忘本？飲水尚要思源，依我愚見，還指望你將來上個折子，恢復八股，以補愚兄未竟之志。你如何倒附和起新黨來，索性要開學堂了。你前次給我的信，我也沒覆，我原曉得你就要回來，可以面談的。你要我捐錢，做些別的善舉，都可以使得，只這學堂，誤人家的子弟，是大大的罪過，不敢奉命。若是真要辦學堂，須依了我的主意，請幾位好好的舉人秀才，教他們讀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，多買幾部《朱子小學近思錄》等類的書，合學生講講，將來長大了，也好曉得這些崇正黜邪的道理。老弟你休要執迷不悟。」一席話說完，把個馮主事就如澆了一背的冷水，肚皮也幾乎氣破，登時臉上發青，要待翻腔，卻因平日合他交情尚好，又因他是個老輩先生，這回辦事雖不要借重他，也怕他從中為難，只得忍住了，停了一會，歎道：「老先生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如今時勢，是守舊不來的了。外國人在我們中國那樣橫行，要拿些《四書》《五經》宋儒的理學合他打交道，如何使得？小弟所以要辦學堂者，原是要造就幾個人材，抵當外國人的意思，並不是要他們順從外國人。並且辦的是商務學堂，有實在的事業好做，不是單讀幾部外國書，教他們學兩句外國話就完的，你老不要鬧錯了。」劉御史道：「老弟，你這話更是不合。外國人到我們山東來橫行，那是朝廷不肯合他打仗的原故，他們強橫到極處，朝廷也不能守著那柔遠人的老話，自然要趕他們出去的。至於我們讀書人，好好讀書，自有發達的日子，為什麼要教他商務呢？既說是商務，那有開學堂教的道理？你那裡見過學堂裡走出來的學生會做買賣的？那做買賣的人，各有各的地方，錢鋪裡、當舖裡、南貨鋪裡、布店裡、綢緞店裡、皮貨店裡，還有些小本經紀，那個掌櫃的不是學出來的？只不在學堂裡學罷了。我說句放肆話，你們這幾位外行人，如何會教給學生做生意？勸你早些打退了這個主意罷，濰縣人不是好惹的。」馮主事暗想道：「這人全然不懂，真個頑固到極處，只好隨他去罷。」當下沒得話說，辭別了出去。走到別的幾位紳士家裡，探探口氣還好，還有些合自己一路捐的款子，也有當時面交的，也有答應著隨後補交的，馮主事略略放心，約定他們後日議事。

當日回家，發了幾副請帖，請幾位大商家合那廟董，在商務公所會議。到了這日，各商家、各紳士都到，只劉御史合廟董未來。馮主事預先備了幾桌酒，請他們依次坐定，好談這事。

且說那廟董裡面，有個頭腦本是個販買黃豆的，這人刁鑽古怪，年紀約摸有四十多歲，吃上幾口大煙，瘦長條子，滿臉的麻點兒，削臉尖腮，姓陶名起，同伙送他個外號，叫做淘氣，原是音同字不同的。只因他在商務裡面極有本領，賺得錢多，雖說是昧了良心弄得來的，然而手裡有了銀錢，人家自然也拿他推尊起來了。湊巧其時正值秦晉開捐，他湊了幾個錢去上兌，捐了個候選同知花翎四品銜，居然以鄉紳自命了。無奈他有個脾氣不好，一生吃虧只在這鄙吝二字上頭，無冬無夏，身上只著件搭連布的袍子，口裡銜支粗竹煙袋，家常吃的總不過是高粱、窩窩、小米、煎餅之類。當下因馮主事請他，他知道必有事情，初意想不來的，後來一想不好，才慢慢的踱到商務公所，合眾人見了面。馮主事把廟捐一層題起，先說道：「兄弟只因要開這個商務學堂，須得大眾幫忙，能捐呢多捐些，要是不能，那廟裡一筆捐款，每年有一千多兩銀子，我曉得春秋兩次賽會，至多不過用掉一二百銀子，可好把這注款子撥到學堂，充為常年經費，諸公以為何如？」不料幾句話說得淘氣真個動起氣來了，說道：「馮大人，你這個主意錯了。那廟捐一款麼，為的菩薩面上，保佑地方太平的。你老只知道兩季賽會，不曉得廟屋要修，還有琉璃燈的油、燒的盤香、四時祭品、唱戲、添置旗纛傘扇袍服等類，都出在這裡頭的，衙門口還有些使費。只不夠用是真的，如何會有贏餘呢？馮大人再想別的法子罷，這是動也動不得的。」馮主事聽他說的決絕，又用旁敲的法子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廟捐既不好動，你替我合眾位商家說法說法，照這廟捐的樣子再捐一分便了。」這原是樞氣的話，那知淘氣將機就計，拉了幾位體面商人，背後去咕嚕一回，無非說馮主事多事，要拿我們心疼的錢去辦那不要緊的事體，眾商都是愚夫，聽了他的話，咬定牙根不肯答應。及至入席，馮主事還想再申前議，無奈大眾口氣不放鬆一些兒，馮主事孤掌難鳴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只得送客各散，捐事毫無眉目。馮主事尋思沒法，要是不辦罷，這事已聲張開了，坍不下這個台，要是辦呢，實在辦不出什麼。就只有楊道台三千銀子，是已經收到的，餘下三十、五十、一百、八十湊起來，不到七千銀子。房子要租的，器具要買的，教習要請的，編書、譯書、印書都要資本的。那些半向不新的學生，如果請他來是來的，要他出修繕費是不來的，這事恐怕要散場哩。回家合他哥子商議。原來馮主事的哥子，為人高尚，雖然也是一榜出身，從不預聞外事，這回聽了兄弟的話，便道：「這事有什麼難辦？那些商家所怕的是官，但是我們這位老父台頑固到極處，替他說開學堂萬萬不興。我有個法子，你到省裡去見撫台，他是極喜歡辦學堂的。你將此情形細細的告訴他，請他下個札子到縣裡，等縣裡出頭派他們捐多少，誰敢不依？不依就同他鬻來！」馮主事聽了，歡喜非常，佩服乃兄高見。當即收拾行李，次日進省。誰知這話被家人聽見，露了個風聲出去，陶起這一干人曉得了，更是氣憤憤的，想了個一不做二不休的惡主意。誰說那些商人是膽小沒用的，他們卻又約了些小鋪子裡的掌櫃伙計，在東關外馬家店聚會，等得眾人到齊了，陶起就說：馮主事家怎樣的平時刻薄我們，這回怎樣要受他的害，先激怒了眾人，又道：「不是俺造謠言，他此次到省裡去，定是算計咱們，叫上頭壓派下來，我們大小鋪子多則幾千，少則幾十，總是要出的。列位有什麼法子想沒有？」眾人聽了，面面相覷，沒得話說。陶起又道：「咱們地方上有了這個人，大家休想安穩過日子，不如收歇了鋪子罷。」大眾聽了，仍是不語。內裡有個雜貨鋪裡伙計，本是不安本分的，單他接口道：「陶掌的話實是不錯，咱們辛辛苦苦弄幾個錢，官府來剝削些倒也罷了，那裡經得起紳士幫著剝削，俺就不服氣，將來官府要派咱們出錢，俺第一個罷市。」

眾人聽了，都以為然。內中有幾個不安分的，更是一鼓作氣，相約同去打那馮主事的家，鬧他個落花流水，出出悶氣。眾人聽了，更為高興。當下一哄而去，直到得馮主事家，從頭門打進。馮主事的哥哥正在那裡看著書，聽得外面一片人聲喧嚷，知道事情不妥，忙叫僕婦丫環擁護了內眷從後門逃走，他把幾件要緊的地契聯單揣在懷中，也從後門逃生，一直出城到鄉里躲難去了。

且說眾人一直打到上房，見沒得一人方才罷手。正想回去，忽然又見擁了好些人進來。你道這些人是誰？原來是地方上一班光棍，倪二麻子領頭。那天倪二麻子真有興頭，在縣衙門前合人賭博，贏了一大堆錢，大家許他的東道吃。這倪二麻子本來手頭極其開闊的，就到一個回回館裡，一問沒甚吃得，只有牆上掛了一腔新宰的鮮羊，大家不由分說，你要炒羊絲，我要爆羊肚，又有人要烤羊肉，一隻羊被他們鬧得剩了半個。

又打了幾斤燒刀，開懷暢飲。酒罷，每人要了一斤多面。店小二背後咕噥著，說道：「今天白送了咱的一個羊！」倪二麻子有點醉意，聽了喝道：「你嘴裡胡說些什麼？」店小二顫著聲音道：「沒什麼，俺說昨兒天陰，今天看見了太陽。」倪二麻子道：「瞎說！昨兒明明是有太陽的，怎麼說陰天？」店小二道：「呀，該死，俺記錯了，俺記的是前月十六。」倪二麻子笑道：「你今兒吃了飯，還要記錯了是昨兒吃的呢。」店小二順口道：「吃飯記錯了好不——」，說到此處，咽住了，他意思是要說「好不會帳呢。」倪二麻子聽他說了半句，倒發起愣來道：「好不什麼？」店小二道：「好不自在。又好吃第二頓哩。」倪二麻子拿不著他錯處，也只索罷了。會起帳來，三弔五百二十五文，小帳在外。倪二麻子道：「記在我的帳上。」

掌櫃的道：「不必客氣了，算是俺請倪二官人的罷。」倪二麻子眼皮一翻道：「你那見俺倪二官人吃飯不會帳來？俺也犯不著要你猜！」掌櫃的嚇得把頭一縮，不敢則聲。那班跟他的朋友道：「這樣背時的掌櫃的，理他則甚？二哥，咱們到王桂鳳家抽兩口去！」於是，倪二麻子拎了一口袋錢，領眾人慢慢踱出店門。那店小二又在背後咕噥道：「真是俺前世裡的祖宗！」

倪二麻子回轉手來，劈拍一個巴掌，喝道：「你說誰是你的祖宗？」店小二陪著笑臉道：「二官人聽錯了，俺說真是俺鹽罐子裡有蛆蟲，出空的好，也是想起昨兒的事。」倪二麻子怒道：「你這個刁蛋，倒會說，不打你也不認得你爺爺！」搶前一步，就要動手。那店小二已是躺在地上，叫地方救命。倪二麻子被眾人拖著走了，總算開交。只那小二還是不住口的亂罵。幸虧倪二麻子走的遠了，沒聽見。街坊見是這幾位太歲闖事，那敢出來探望，緊閉著門不管。

再說倪二麻子正同著他朋友去抽煙，走過馮家門口，只見宅門大開，裡面好些人在那裡折桌子的腿，撞窗子上的玻璃哩，又聽得嘩唧一聲，是一盞保險燈打下來了。倪二麻子說聲：「咦，有趣！這些人倒也會頑把戲！」內中有個尹歪頭道：「俺曉得了，這是馮舉人的親家搶親，搶不到手，弄成一個不打不成相識。」倪二麻子道：「歪頭休得胡說！咱們濰縣城裡沒有搶親的事。正經話，咱去湊個熱鬧，添些賭本，倒是天賜的財項。」大家拍手稱妙道：「到底是倪二哥有算計，怪不得人家比你做智多星吳用呢。」當下七八個人，把辮子打了個鬆兒，一擁而進，遇著值錢的東西就搶，拿不了的，脫下衣服來兜。

陶起見他們來勢兇猛，只當是馮府的救兵，對面認清，才知是倪二麻子一黨，便叫道：「老二！怎麼你也來了！」倪二麻子歡喜道：「呔！原來是陶掌櫃的，俺說沒得第二個人敢做這樣的事的，俺來替你當後隊。」陶起道：「承情多謝，只是但許毀他的對象，不准拿了走，回來俺另有酬勞。」倪二麻子那班人聽了這話，如何肯依？只不理他，一直闖進房裡，打開箱籠，任意揀取，除去衣服不要，金銀首飾，取了精光。陶起一班人早已興盡而散。倪二麻子跨出房門，不見他們，知是已去，便合眾人商議道：「咱們發財是發財，吃官司是不免的，依俺主意，還是放一把火燒他娘的精光，也就沒處查究了。」大家又拍手稱好，這班惡煞，就探根自來火，在柴堆上點著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